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五十八回 識真主高進忠顯名 訪細情何人厚得信

話說高鐵嘴與方魁進了客寓，到房內將包袱放下，見外面無人，納頭向天子就拜，說：「臣接駕來遲，罪該萬死。聖上何以親自出來，保駕臣現在何處？」天子見他如此，乃道：「先生莫認錯人，某乃北京高天賜，並非萬歲，何以忽稱萬歲，設若為人聽見，豈不造言生事？」鐵嘴道：「萬歲不必遮掩，臣相法無差，除了萬歲，誰人有此真相？」此時天子已為他說破，乃道：「卿且起來，朕因往江南遊玩，路過此地，既為卿相認，千萬不可聲張，免得地方官前來驚動。」此時方魁見是天子，也就上來叩頭，說：「小人有眼無珠，不知聖駕，罪死無效。」天子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汝且起來，為何廣東公案，反到四川尋人，究是何故？」方魁將胡惠乾在廣東與機房人為仇，打死牛化蛟、呂英布等人，現在陳景升、白安福等人聯名上稟，就在錦綸堂建醮，並請派人捉拿胡惠乾。小人因胡惠乾本領高強，西禪寺人數又多，且有少林寺僧人接應，自己雖是快頭，難以爭鬥。故往四川峨嵋山，請白眉道人的徒弟馬雄前來相助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天子方才知道，問道：「陳景升可就是向在金華府居住，與李慕義兒子武舉李流芳的至好朋友麼？」方魁道：「何嘗不是，因白安福進京會試，中了武進士，在會館內與他們會見，平時陳景升也知道胡惠乾的惡跡，就在軍機大臣那裡，遞了稟章，回籍在機房公所建醮，又被胡惠乾鬧了兩次，所以兩廣總督曾必忠雷厲風行，飭令捉拿。」天子聽見這原委，說道：「省中有如此惡霸，豈不為害地方？理應從速嚴拿。你既要前往四川，朕有意旨一道，汝過鎮江時，交與漕運總督伯達，他若回京，著他與陳宏謀說知，不日朕即回京，並著他趕由驛站行文到粵，飭令曾必忠火速派兵，嚴拿胡惠乾正法，無得漏網。汝往四川見得馬雄，也須速速前去，俟事完結之後，亦著曾必忠論功列奏，議敘恩賞。」說畢，就在房內寫了一道旨意，交方魁謹慎帶在身邊。方魁當時謝恩起來。

高鐵嘴聽他要往四川，乃上前說道：「方兄欲往四川，可知白眉家師現在成都？此次前去，仍然空往。」方魁還未答言，天子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兄與馬雄，乃是同門兄弟，似此路途遙遠，與其空跑，何必乃爾，卿既是白眉門徒，諒本領決不尋常，若能即此赴粵，朕必加恩獎賞。」方魁聽他說出原籍來，忙道：「失敬，失敬，但不知白眉道師改居成都，馬雄賢弟現在何處？若能高兄同往，為地方除了這害，一則是國家洪福，二來百姓也感恩不盡了。」高鐵嘴道：「某雖略知一二，卻與馬雄是兩路功夫，他是用的內八著拳法，我乃是外八著的工夫，若得二人同去，此事方可有濟。現在馬賢弟亦在成都，方兄此刻趕速前往，不過一個月工夫，也可到了，回往再加一月有餘，亦可到粵。小弟既蒙恩旨飭前往，只得先行到粵，托著朝廷鴻福，將這胡惠乾捉住，也免得許多周折。且見尊相，府上定有大禍，若小弟到府，或可改吉，也未可知。但是這胡惠乾是少林門徒，諒來手腳高超，惟恐將他治死，至善禪師前來報仇，那人雖武當馮道德、肇慶五枚皆在他之下。請得白眉道師，方見他的對手，我這裡寫了一封信，請你帶去，若能馬賢弟將師尊一道請下山來，這事就萬全無慮了。」天子道：「彼既如此厲害，信中即傳朕意，務著白眉與馬雄一同赴粵，然後定加恩賞。」高鐵嘴當時也就代他師父謝恩。寫好書信，交與方魁，當時別了聖駕，回到自己店中，次日一早前往不提。

這裡聖上就向高鐵嘴道：「卿既有此本領，為何流落江湖，不求上進，你究竟是何名號，鐵嘴二字乃是九流中譚名豈可作為名號？」鐵嘴道：「臣名進忠，久思投入軍營，為國出力，奈無門可入，只得做此生涯。今日得見天顏，實是三生之幸。」天子聽他說是進忠二字，甚是歡喜，道：「但願汝終生守此二字，始終不改。」高進忠就在地上叩頭道：「謹遵聖命。」從此遇見人，皆名進忠。

閒話休提，此時已交午後，客寓內送上午飯，天子就命進忠與日清吃畢，說道：「本擬擇地試汝手段，因寓中地方狹窄，不便施展，廣東既有惡霸擾攘，汝即明日前往，今有意旨一道，交汝帶去與曾必忠，並傳知陳景升等，著他於營中，先行為汝位置。俟如何爭戰，仍看曾必忠如何具奏。」說著，將旨寫畢，交與高進忠收好，進忠叩辭聖上，亦回自己寓內。這裡聖上，在蘇州遊玩一番，然後繞道揚州，回轉京都，暫且按住。

回頭再說白安福，見方魁領了銀子到四川去後，果真不敢先行建醮，專等方魁轉來，方才搭臺建造。哪知胡惠乾耳風甚長，自在機房會館打了白安福之後，回到西禪寺內，反把自己幾個徒弟痛罵一頓，說：「我與機房人為仇，因他同我有殺父之仇，故而與他作對。自打死牛化蛟，五枚師伯勸解以來，雖時常見機匠就打，總是有詞可借才與他動手。昨日白安福眾人，已經如此叩求，將他東西打毀，已是二分面子，你們又來用閒話唆弄我前去，帶累我被人問住，交不出人來，豈不可惱？下次若再如此造言生事，先將你們痛打一頓，然後再與那班狗頭動手。」

那些徒弟聽了這話，甚是不服，暗說道：「我明明在街上聽見，怎麼被他賴過，偏要把那根子尋出來，好讓師父動起氣來，把那些狗頭打死。」隨即與一班兄弟商議。背著師父打聽，來看錦綸堂眾人是何舉動。到了次日，一群人來到錦綸堂門首，一些動靜也沒有，再到裡面一看，所有東西物件，搬的一空。只有看門的住在裡面，心下疑惑道：「莫非這些人被我師父打得心寒，不敢起這道場。」一連幾日，皆是如此，連他們會堂的情形，也不來議論，以為是真懼怕了。

又過了半月光景，內中有個徒弟，叫何人厚，本是當地好人家子弟，親戚朋友不是文教中人，即是官場中書吏。有個姐夫，是督轅書辦，聽見上憲要拿胡惠乾，知這何人厚跟他學拳棒，怕後來連累，就去同他妻子說明。他妻子一聽，自然格外吃驚，隨即叫人去找何人厚，一連尋找幾天，俱未尋獲。卻巧這日何人厚與一班師兄弟在街上闖禍招非，走他姐夫門口經過，就說道：「你們先行一步，我到親戚家一行就來。」那些人也不攔阻，就分路走開。這何人厚進裡面見了乃姐，他姐姐就連忙說道：「你姐夫找你幾天，真是令人急煞了，你一向只顧在外面闖禍，也不知大禍臨身，命還保不住呢！」這何人厚聽見這話，甚是詫異。道：「姐夫找我何事幹？我又未殺人放火，為什麼命都不保？莫說未曾闖禍，就是闖了禍，有我師父那樣本領，怕誰同我作對。」他姐姐聽了，登時哭道：「你也不顧父母生你何事，終日吃酒用錢，都是小事，能夠娶妻子傳了後代，我也不問你了。你今年才一二歲的人，父母全不問，只倚著師父行兇霸道，你還不知你師父現在被官府捉拿呢。」何人厚聽了這話，忙道：「你們究竟聽了什麼話？快說明了也好叫人曉得，現在誰人要捉拿我師父？」

兩人正在哭鬧之際，他姐夫已走進門來，見何人厚在他家中，忙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我告訴你就知道了。陳景升、白安福那日在會館被胡惠乾打鬧之後，聯名上院，將在京奏請回籍建醮，派人捉胡惠乾的話，對曾必忠說明。曾必忠因是軍中來文，隨科了府縣，派差彈壓，因快頭方魁知胡惠乾本領高強，不敢一人動手，現在到四川峨嵋山，請白眉道人的門徒馬雄前來同拿，所以會館內的物件全行收回，叫做緩兵之計，你既為胡惠乾的弟子，將來豈不受累，所以你姐姐著急，尋找你幾天。你此時既知道了，我看不必落在這是非窩內，就同我一起進衙門住幾時，過了這個風波，然後再出來。你說爾師父本事好，可知強中自有強中手，馮道德那種厲害，還怕五枚，何況胡惠乾是他的後輩呢。」

何人厚聽他姐夫一番話，心下恨不得立刻到錦綸堂，把白安福擒出來三拳兩腳打死。大丈夫要作事光明，不用暗箭傷人。前日被打的時節那等討饒，卻是假情懼怕我們。被師父罵了幾日，豈知他用了這毒計，我不將這班機匠打斷命根，也不知道我們少林支派的手段。因想我此時如說明告知我師父，姐夫同姐姐必不讓我去，乃假問道：「你說這話可是真的麼？」他姐夫道：「誰同你說謊，你不信，我明日帶你到衙門裡去看公事。」何人厚道：「既是這樣，連我師父都性命不保，我怎敢再去拿命同他們拼，我此刻回去告知母親，明日就同你去衙門居住。」他姐姐聽見如此說法，也甚歡喜，隨後又叮囑了幾句，叫他不可走漏風聲。何人厚答應，匆匆而去。哪知他奔到西禪寺，告知胡惠乾，鬧了一場大禍來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